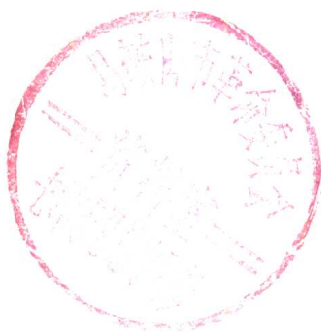


《紅樓夢》反孔故事新編



中央黨校
圖書館藏

馬鋼第一軋鋼廠工人理論小組
安徽師大中文系《紅樓夢》研究小組
編

9B
01-40 C.1

《红楼梦》反孔故事新编

马钢第一轧钢厂工人理论小组
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红楼梦》评论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古为今用。

前 言

《红楼梦》是我国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说。它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史的生动描绘，形象地反映了反动没落的封建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它以辛辣的笔触，揭露了封建末世中形形色色孔孟之徒的反动行径和腐朽灵魂，深刻地批判了孔孟之道虚伪反动的吃人本质；同时，又对封建贵族叛逆者和被压迫奴隶的反孔斗争，给予深切的同情和热烈的赞扬。《红楼梦》不愧是一部反孔的伟大政治历史小说，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围绕它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息。从地主资产阶级的新旧红学家到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都对《红楼梦》极尽歪曲诬蔑之能事，为维护 and 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制造舆论。对于他们散布的种种谬论邪说，必须给予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一九五四年十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为《红楼梦》研究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波澜壮阔的批林批孔运动，又把《红楼梦》研究推上一个崭新的阶段。

历史是现实斗争的一面镜子。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坚持用阶级观点，正确评价《红楼梦》反封建和反孔的政治内容，是当前普及、深入、持久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要求，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这一伟大斗争的要求。马钢第一轧钢厂工人理论小组和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红楼梦》评论组，为了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在工农兵中广泛地开展《红楼梦》研究活动，并把历史的研究同现实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在广泛讨论、宣讲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通俗的小册子——《〈红楼梦〉反孔故事新编》。

在编写过程中，受到马钢广大工人、革命干部的关心和支持，并从故事的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提出许多十分宝贵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这本小书的编写工作。这充分体现了工农兵关心上层建筑领域革命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红楼梦》的高度自觉性，显示了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从而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尽管如此，由于编写者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对《红楼梦》的研究也才开始，加上时间十分短促，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殷切地期望广大工农兵和《红楼梦》研究工作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 一 贾雨村奉儒道草菅人命 (1)
护官符害百姓血迹斑斑
- 二 大荒年宁国府收租逼债 (7)
元宵节史太君撒钱取乐
- 三 荣国府小办螃蟹宴 (11)
刘姥姥细算点心账
- 四 金钏儿含冤投井 (15)
“活菩萨”现出原形
- 五 贾赦夺古扇横行霸道 (19)
石呆遭迫害有冤难伸
- 六 史太君念佛假装慈善 (23)
清虚观烧香道童遭殃
- 七 铁槛寺王熙凤弄权受贿 (27)
长安县云节度逼婚杀人
- 八 王熙凤施毒计两面三刀 (32)
尤二姐受折磨吞金自杀
- 九 遵孔教袭人称赞窝心脚 (38)
反儒道晴雯痛揭奴才相
- 十 陷牢坑龄官斥贾府 (45)
拆鸟笼女奴盼自由
- 十一 贾赦仗势霸女奴 (51)
鸳鸯誓死抗强暴

十二	假善人又欠血债 勇晴雯至死不屈	(56)
十三	元春探亲哀诉宫中苦 腐儒忠君对女儿叩头	(62)
十四	奴才骂主撕破假礼面 主子遮丑焦大吃马粪	(66)
十五	狗抢骨头夫人欺待妾 争权夺利姨娘求道婆	(70)
十六	中秋夜宴“孝悌”露假相 击鼓传花笑里藏尖刀	(76)
十七	假孝子灵前哭丧 真禽兽侮弄姨娘	(81)
十八	史湘云妄谈仕途经 贾宝玉怒斥混帐话	(85)
十九	贾政尊孔逞凶暴 宝玉反儒不回头	(89)
二十	薛宝钗进京待选化泡影 女夫子克己复礼成黄粱	(95)
二十一	宝钗炮制金玉缘 宝玉弃家抗天命	(101)
二十二	巧伪人金蝉脱壳 薛宝钗嫁祸于人	(107)
二十三	大厦将倾平凡代主判案 “中庸”失灵贾府回天无术	(112)
二十四	临末日凤姐策划“掉包计” 反叛逆贾母逼死林黛玉	(117)
	附录	(125)

贾雨村奉儒道草菅人命 护官符害百姓血迹斑斑

这一天，南京应天府这个地方，街上行人川流不息，车马声挥叱不停。一些大家的王孙公子，骑马坐轿，在大街上招摇过市。一群一群从江北逃荒来的饥民，正在沿街流荡乞讨。

突然，只看见衙门前面有个男人大喊着“冤枉”，连声叫着要刚上任的老爷替他伸冤报仇。路上的行人也见惯了，并不感到惊奇，只是站住，冷冷地看着。这个人喊了一阵，衙门里才出来个听差叫他进去等候老爷审问。

这老爷名叫贾雨村，是刚从京城来应天府上任的。这时，他铁板着脸，一动不动地端坐在大堂上。被听差领进来的那人，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抬头看见贾雨村正瞪着眼看着自己，连忙跪了下来，只听贾雨村厉声喝道：“你有什么冤屈，赶快对本官实说出来！”那人哆哆嗦嗦地说道：“我家主人名叫冯渊，一年以前被外号叫‘呆霸王’的薛蟠活活打死了。这一年来我到处奔走，苦苦地告了一年的状，却从来没

人过问，每听到我喊冤，就派人把我赶走！”说着止不住泪水直淌，呜呜咽咽地哭将起来。贾雨村怒气冲冲地拍了一下惊堂木，听差也不耐烦地催促他快说，他只好止住哭泣，申诉了这桩拖了一年的人命惨案。

原来这“呆霸王”薛蟠是南京有名的富贵人家薛家的少爷，他仗着自己家有权有势，成天耀武扬威地领着一帮狗腿子在外横行霸道，吃喝嫖赌，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被这个薛蟠打死的冯渊是当地一个小乡宦的儿子，因为那天他看中了一个被人贩子拐骗来卖的小丫头，就出钱买了下来，准备三天以后就成亲。谁知这人贩子这头收了冯渊的银子，暗中把这个丫头又卖给了薛蟠，一心想卷了两家的银子逃走了事。薛蟠和冯渊知道后谁也不肯让谁，最后凶残成性的薛蟠下了毒手，喝令手下的一群打手，把冯渊活活打死，生拖活拽地把丫头抢去。薛蟠把这场人命官司看成儿戏一样，根本不放在心上，认为花几个钱没有不了的。果然不错，一年多以来，没有那一个知府老爷敢理这桩人命案件。

贾雨村听完申诉后，骨碌碌地转动着双眼，暗暗思量着：我看这些人都是白做了这个官了，这桩案子又有什么难办的？为什么一年都判不出个头绪来？真正无用。如今我正好借这案子好好显显本事，让上司看了喜欢，今后也可以步步高升，前途无量啊。想到这里，他抓起惊堂木狠狠向案桌上一拍，大怒说：“我就不相信有这种事！打死了人就白白地放他走了？非把他抓回来不可！”一边骂一边动手发签捉拿凶手薛蟠。说时迟，那时快，一直站在桌旁边的一个听差抢上一步，使个眼色不叫他发签。贾雨村看着这个听差只觉得奇怪，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急忙宣布退

堂，回到密室询问听差。

听差仔细望望阴森森的密室，见四下无人，连忙点头哈腰满脸媚笑地问贾雨村：“老爷如今到这地方做官难道没有抄一张本地的‘护官符’吗？”贾雨村一时没弄明白，眨眨眼睛问道：“你说的‘护官符’是个什么玩意儿？”听差急忙一边掏出一张纸来递给贾雨村，一边指手划脚地解释说：“这‘护官符’可是事关重大！如今做官的人谁没有这种私单？这上面写的是本地最有钱有势，极富极贵的人家，要是得罪了这种人家，别说乌紗帽，就连性命也难保呵！”贾雨村听说，连忙低头细细地看起“护官符”来，只见上面写的是：“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那意思就是说：“贾家的有钱有势可真不假，他们府里用白玉砌起厅堂，用黄金铸成骏马；南京史家极其富贵荣华，就是方圆三百里的宫殿也容置不下；王家富得应有尽有，东海龙王也得上他家借白玉做的床；还有那薛家更是富有，珍珠多得象泥土一样不值钱，黄金堆得象破铜烂铁一样平常。”贾雨村看得呆了，边咽唾沫边点头说：“这贾家、王家我是熟识的，史家、薛家也早就听说了，这四家确实是这金陵地方有钱有势的富贵人家，但是，它们跟今天的人命案子有什么瓜葛？”听差忙接着说：“我的老爷，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这四家都连络有亲，他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上通朝廷，下结官府，一有什么事都互相包庇照应，那个做地方官的，还敢不听他们的。今天被告下的薛蟠，就是薛家的少爷啊！”

贾雨村一听可是非同小可，惊出了一身冷汗，从头顶直

冷到脚跟，心想：真是自家人不识自家人了！我这回能到这里做官，全仗着贾家的极力扶助，想不到这薛蟠原是贾家的亲戚。好险啊，幸亏被这个听差拉住，要不然得罪了这四家连性命都难保，还谈什么步步高升！想到这里禁不住心惊肉跳。继续想道：这下我不但不能捉拿薛蟠，还要尽我全力帮助薛蟠过这一关。主意拿定，斜着双眼，皮笑肉不笑地怪腔怪调问听差：“你给出个点子，看怎样办才好呢？”听差见贾雨村如此看得起他，真有点洋洋得意，飘飘然起来。赶紧凑上前去讨好说：“依小人看来，干脆就来个顺水推舟，趁机做个人情，以后也好向上头交代呵？”

其实贾雨村心里早已想好了一整套的诡计，只因为身为地方官讲明了不免太露骨，有伤自己的脸面；再说，这个听差是否肯忠心为他出力，也还不摸底。所以他装腔作势，不露声色，故作一本正经地说：“要知道，这案子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怎么能私自违法呢？我是读了一二十年孔老夫子经书的人，做这种事不就违背了孔老夫子的教诲了吗？”听差见他这一本正经的样子，也信以为真，进一步劝说道：

“老爷说的倒是天下正理，小的心服口服，只是这一番正理，在这世界上恐怕是从古到今就没有实行过。就是让孔老夫子来断这案子，我看他也不能不放聪明一些哩！”贾雨村仍然是强装正经，不动声色地说：“地方官原本应该象百姓的父母一般仁慈无私，我实在是于心不忍哪！”听差见他这样阴阳阳活的怪样，发急地说：“老爷没听古人说过：‘大丈夫要看形势而行动’，识时务者为俊杰！老爷要想步步登高，加官进禄，还是要三思而行。”

贾雨村这时见听差这样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力气，便收起

花腔，改变态度，转眼间那张哭丧的脸变成了饿狼一般，阴险地眯起眼睛，凶光逼视听差，一字一板地说：“不是我庇护凶犯，实在是孔夫子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真是一点不假，这冯渊被薛蟠打死是理应如此，命里注定的！”听差在贾雨村凶狠的眼光逼视下，禁不住打了个寒颤。这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贾雨村命人点了灯，把早已想好的阴谋诡计如此这般地告诉了听差，并一一吩咐，叫来了薛蟠的仆人和街上算命的，几个人策划于密室，张罗忙碌个不停，整整闹了一夜才算完事。

第二天，衙门跟前围得水泄不通，都想看看贾雨村是如何判断这桩人命案子的。只见贾雨村抓起惊堂木用力地拍着，圆瞪起凶狠的双眼，大声命令带上薛蟠的仆人，扯起嗓子严厉审问。薛蟠的仆人贼头贼脑地拿眼睛瞅着贾雨村，贾雨村赶忙对他使了个眼色，薛蟠的仆人心领神会，不紧不慢地说：“不瞒老爷说，我家主人薛蟠在去京城的路上一忽然得了暴病，已经死了！”说完，挤挤眼睛干嚎起来。贾雨村头一伸，故作惊讶的样子说：“我正想捉拿他呢，想不到他却忽然病死了，这主犯死了叫我抓谁去？”听差忙接上去说：“依小的看来这案子怪得很，要想弄出个水落石出，还是找个算命的推算一下。”贾雨村假惺惺地叹口气说：“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办了。”说着，听差已经把算命的带到堂上，算命的胡乱算了一气说：“因为冯渊与薛蟠前世有仇，所以今生才成冤家，如今冯渊已死，薛蟠也被冯渊的鬼魂捉拿去了，而今冤已伸，仇已报，一切是非都完结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冯薛两家应当各安生理，不要继续再吵闹不休。”贾雨村一个劲地点头，连连说道：“说的有理，说的有理！”众人

有的半信半疑，有的连连摇头，不敢声张，各自散去了。贾雨村最后宣布说：“本案因为薛蟠和冯渊先后死去，无法判断，就到这里结案；此案系由人贩子挑起，全部罪责，由他承担。”话没说完，众人已经散尽，衙门跟前冷冷清清，只剩下冯渊的仆人在路边悲愤地继续喊着“冤枉”。

贾雨村回到密室，连气没喘一口，就立刻提笔分别给贾政和王子腾写了信，安慰他们尽管放心，他们外甥的案子已经在我手里了结。写完，立即派人快速送到京城去了。

常言说：“作贼心虚”，事后，贾雨村不但不感激这个听差，相反，他左思右想，总觉得让这个听差留在身边十分不妥，万一他泄露了机密，岂不坏了大事。于是，过了不久就找了个借口，把听差充军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从此以后，贾雨村以四大家族为靠山，坏事越干越多，官越作越大。他用这条人命案件作为投靠四大家族的见面礼，深刻地暴露了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狡猾、狠毒而又极其虚伪的反动面目。

大荒年宁国府收租逼债

元宵节史太君撒钱取乐

腊月将尽，眼看要过年了。阴沉沉的天空中飞着几只乌鸦“呱呱”乱叫，一会儿就远去了。乡村呈现出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没有一点儿生气。积雪的小道上，三三两两拖儿带女逃荒的难民们正艰难地行走着。在通往京城的路，有十几辆马车满载着货物，直奔京城而去。第一辆车上坐着一个瘦小身材、一脸哈巴气的人，他紧裹着灰色的皮袍，象刺猬一样蜷缩在车上。他名叫乌进孝，是个专替贾府掌管黑山村庄园，负责收租的二地主。这时，他正带着这十几车货物去向贾府交租。

此刻，贾家荣宁二府非常忙碌，内外上下正在准备过年。傍晚，宁国府的老爷贾珍在大厅上，手捧香茶，围着火炉，正吩咐儿子贾蓉正月里如何安排请吃年酒和如何玩乐等事。这时，忽见一名小厮手拿一份账单进门来通报：“黑山村乌庄头来了。”贾珍听说他来了，连忙推开茶杯，猛地站起，一把抓过账单，一边贪婪地看着，一边嘴里不三不四地

骂道：“这个老杀头的，害得我坐立不安地等到今天。”只见那租单上面写到：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炭柴三万三千斤，下用常米一千担，杂色粮谷各五十斛，各色好米二百二十七担，各色干菜一车。等等，等等。银子二千五百两，另外还有孝敬少爷们的活玩意儿：活鹿两对，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等等。

看完以后，贾珍把租单丢在一边，瞪起双眼，现出满脸怒气，大声叫道：“把乌进孝带进来！”乌进孝这时正缩在门外，听到贾珍这么一喊，早吓得魂不附体，颤抖着一步一弯腰地拜进来了。贾珍见了乌进孝，眼瞪得更可怕了，破口大骂道：“没用的老东西！只送来这么点东西，府里上上下下几百口子，哪一天少用过钱！眼下花费越来越大，就拿看戏、打牌、请客送礼来说，哪一样不要钱用？我算定你这次最少也得送来五千两银子，谁知你又打起擂台来了，这点钱物，够做什么的？真他妈的干脆叫我们不要过年了！”乌进孝听了这番训斥，瘦长的脸上，渗出豆粒大的汗珠，颤抖着扑通一声跪倒了，说道：“我可真是一心一意地想方设法孝敬老爷啊！实在是今年年成不好，三月里就下雨，一直下到八月，九月里又下了一场碗口大的冰雹，方圆三、四百里，人被打死无数，房子被打塌，牲口粮食被打毁了上千上万，听说还不止我们一处呢，别的地方也都是这样。那些穷佃户们都逃荒要饭去了。今年交来的东西，确实没有过去多，但就是这些，还是我挨家挨户地催着、逼着、打着、骂着，好不容易才聚拢来的。奴才我是尽心竭力来报效主子的呀！”乌庄头讨好似地诉说着，希望能得到主子的体谅，但

贾珍听了，仍是怒气冲冲地说道：“你说的这些乡里灾情，与我什么相干！这两年我们府里又添了许多花钱的事。前一阵子娘娘回府省亲，造了座大观园，光这一回，家底就不知赔了多少！银子花得象流水一般，这一笔笔的钱不找你们要，又找谁要去？！”正在这时，荣国府一名小厮进门报告：“老太太有请老爷！”贾珍连忙起身，一边命令“备轿！”一边披上皮斗篷，骂道：“你这老不死的，等我回来再和你算账！快给我滚出去！”边骂着，边上了轿子，在一群仆人的簇拥下进了荣国府大门。

这时，荣国府里一片吵吵嚷嚷，主子们正在指挥着奴仆们干这干那，准备着过年的东西。梨香院那边传来一阵阵鼓乐之声，府里的戏班子正在为主子们准备过年演的戏。贾母歪在炕上思量着正月里怎样尽情取乐的事，忽听门外一阵脚步声，便坐起来喊道：“是珍儿吗？快进来！”贾珍掀开帘躬身走了进来，请过安后，贾母说：“叫你来，没别的事，马上就要过年了，得好好地快活快活。我想在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就在这府里大开家宴，所有孙男侄女都要来，好酒好菜多预备点，在厅前搭起戏台，边开宴，边看戏，你们再预备些铜钱拾来，在看戏时，我要撒钱取乐积福。”贾珍听了，连声答道：“听老太太的吩咐！”

转眼已到了正月十五。这天傍晚，天色渐渐黑下来了，贾府门上，灯笼高悬。那亮光在黑夜中闪动，活象魔鬼的眼睛。大门两旁的石头狮子显得更加狰狞凶恶，象大门里的主人一样，随时准备吃人。朱漆黑钉的大门紧紧地关闭着，黑洞洞的，好象一个恶魔张着血盆大口要把整个世界都贪婪地吞噬下去。贾府内，正是灯火辉煌，人声嘈杂，一群群穿红着绿